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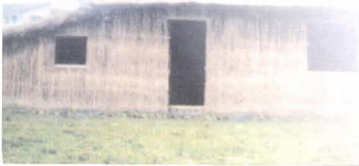


壹、柳暗花明又一村—— 梅花村的回春術

西北雨落后，晨霧漸稀，陽光映襯出遠方一對母子山兀自依偎著，起落有致的稜線，完整的三角樣貌，定神細看，恍然才知是龜山島。來到得安村，不能錯過在邊仔頭眺望龜山島時機，以及隔著蘭陽平原和海水帶來的錯覺美。

當然，「看龜山」對當地社區居民而言，是有點微不足道的，一如長久以來外人總把這塊土地視作窮鄉僻壤般對待。

梅花社區其實等同於行政區域上劃分的冬山鄉得安村。倘若一個好事者問起在地宜蘭人梅花社區的方位時，不妨改以「茅埔圍」的稱呼來的明白些。「行到茅埔城攏是近尾步」，這句俗諺中的「茅埔城」是梅花社區的舊地名，早期整個梅花社區因盛產茅草被稱做「茅埔圍」，那句話同時也意謂著她多年來的不發達與素樸的面容，茅埔圍依地形及人口分佈態勢共區分成「茅埔城」、「大埤」、「邊仔頭」、「下湖仔」四處，茅埔城已是全村重心的「城仔內」；大埤是指梅花湖一帶；再過去點的下湖仔，便是當地村民一直堅信冬山河真正的發源地所在；而邊仔頭顧名思義，是全村最偏遠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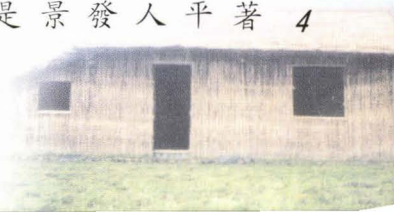




大光明圳水流向庄內每條溝渠，溝渠環抱著每畝碧田，碧田孕育全庄生機。一派清新田野平疇的景像背後其實隱含著農村經濟凋蔽、年輕人口不斷流失等普遍課題。依照一般對台灣農業發展狀況的認識，不難理解梅花社區近三十年來景況。由於為了進行工業化，所以戰後政府政策是「以農業扶持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農業在初期取得一定的發展，但經過強制收購穀物、米穀與肥料物物交換等制度，雖支援了工業化，卻不可避免地使農業走向衰退，論者以為衰退期是一九六九年開始。

庄頭內務農四十多年的老人猶記得過去欠糧，只要農家的糧卻不要農家的錢。農村發展低落的問題延續到現在，梅花社區的農戶仍無法完全依賴農作過生活，只好到鄰近羅東一帶兼工。「顧好基本的田就好了。」這句話說明在農地收益微薄、又不能放棄的現實下，庄內農民清早處

●理事長請大家集思廣益想想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社區





理完農事，九、十點再趕做工，直到傍晚回來時重把田地巡一遍，算是變通的方法。但更多戶農民則須面對下一代外出謀生，自己邁入老年日漸無力耕作的情況。

因此，任何參與梅花社區遠景規劃已和社區的農家生活無法抽繹開來。這座平凡的農村之所以跟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產生互動可以從一九九三年談起，那一年陳其南先生出任文建會副主委、吉祥巷等文史工作室陸續成立，文建會在一項報告中提出「透過文化發展落實社區意識與社區倫理重建」的宣示。也就在那一年梅花社區發展協會成立，隔年十月文建會正式提出「以文化建設進行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大環境下，梅花社區因而在近幾年有了改變，一群感到危機與轉機的居民，思索出路之際，配合公部門實施相關政策及規劃單位協助，開展各項事務，共同期待自己生活的土地又柳暗花明。其間歷程未必說得上是農村社區意識形塑的典型性，但來自外力、內發的點點滴滴轉變卻提供了追求財富、炫耀菁英為首的台灣社會，一些關於人與土地的思考。

